

I U Y U E W E N D 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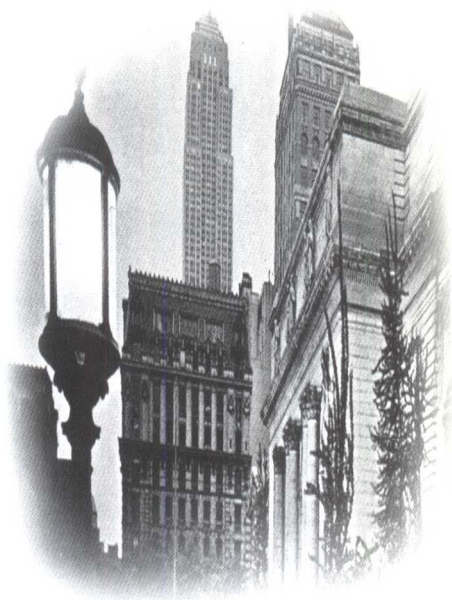
纽约闻笛



刘荒田
● 河南人民出版社

NIU YUE WEN DI NIU YUE WEN DI NIU Y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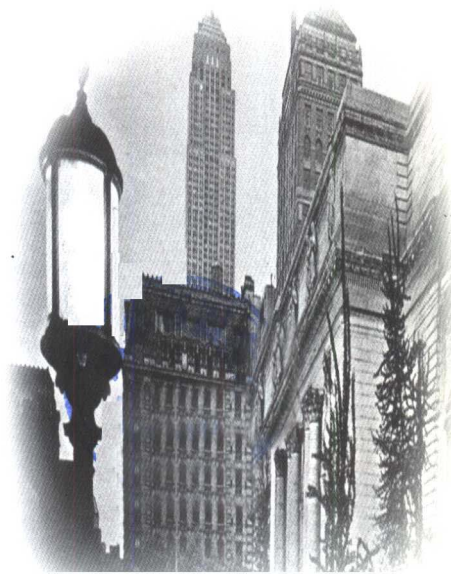




CHAO YUE TAI PING YANG CHAO YUE TAI PING YANG

刘荒田 ● 河南人民出版社

纽约闻笛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纽约闻笛/刘荒田著. —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
1999.9

ISBN 7-215-04583-8

I. 纽… II. 刘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5686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214 千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 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目

录

- 1 纽约闻笛 / 1
- 2 向后代播种乡愁 / 10
- 3 “草地”·爱情·酒 / 23
- 4 “世贸中心”小风波 / 32
- 5 金钱世界的异端 / 37
- 6 歧路彷徨录 / 43
- 7 “相信未来” / 48
- 8 深夜乘车记 / 53
- 9 看牙医记 / 59
- 10 闲话驾车 / 64
- 11 无孔不入的美国律师 / 68
- 12 美国诗月诗之旅 / 72
- 13 领带 / 78
- 14 诗都湖, 诗都湖 / 82
- 15 感谢你, “芝麻街”! / 86
- 16 找呀找 / 91

- 17 “长相思”急诊记 / 95
- 18 他这样走了 / 100
- 19 可敢怀旧 / 103
- 20 PC 事件 / 108
- 21 且来生气 / 112
- 22 黄山日出 / 116
- 23 成哥 / 121
- 24 “阿白” / 132
- 25 眉公外传 / 140
- 26 “治内术”钩沉 / 151
- 27 “礼拜毫有找” / 155
- 28 那一片云 / 163
- 29 说“半” / 167
- 30 说“有” / 175
- 31 说“骄傲” / 178
- 32 漫谈“出名” / 182
- 33 漫谈“洋化” / 191
- 34 浅议“马屁” / 203
- 35 论“居心” / 213
- 36 “瞎拼” / 219
- 37 鞋子问题 / 222
- 38 解读巨富 / 227
- 39 “太太永远不会错” / 234
- 40 最新文坛出名术 / 238
- 41 “洋插队”和“斯文扫地” / 247
- 42 人生的“伏笔” / 251
- 2 纽约闻笛

- 43 人情的“折旧” / 255
- 44 “百忙”与“不忘” / 259
- 45 我们怎样做儿子? / 263
- 46 交友种种 / 267
- 47 健康的快乐 / 271
- 48 痴心女子负心汉 / 275
- 49 爱情的投资 / 278
- 50 “搞”清楚 / 285
- 51 有感于“成功” / 288

纽约闻笛

夏天,我和来自广州的友人到纽约去,在布碌仑区友人家盘桓几天,进出门都坐的地铁。纽约地铁,名气在环球同类交通系统内堪称无匹,庞大与方便在其次,使人一搭难忘的,是它的霸气。哪个城市的地铁站,不设空调,不把环境弄得清清爽爽呢?纽约地铁偏大咧咧地摆臭架子,大热天,尿臊气、香水气、汗气、垃圾气、莫名其妙的都市气,都憋在站台里头。我来自四季如春的旧金山,对此尤其敏感,每次从入口处探脚走下通往地铁站的楼梯,钝重的闷气迎面扑来,几乎令人窒息。所以,不得不像儿时潜水捉鱼一般,先在大街长长地吸一口也没干净到哪里去的空气,然后屏息,沉没到车站内的人海深处。

纽约地铁也有独特的魅力。最难忘的一次,是黄昏,我被下班的人流裹挟着,进入曼哈顿区一个车站。脚下年资久远的水泥地,湿漉漉的,但外头不曾下雨。我想,兴许是人的汗,要么是购物袋子漏下来

的水吧？纽约人，上下地铁都像参加百米短跑赛，不挥汗如雨才怪。忽然，前头响起了笛子声，地道的中国竹笛。窒闷的空气中，悠长而清冽的笛声，给无路可逃的感官扒出一个缺口，清凉的长风从天外呼呼灌入，我蓦地打了个畅快的寒战。曲子是熟稔的：青海民歌《花儿与少年》。我甩开同行的伙伴，发疯似的追赶笛声，一路撞上好几个行人。

站台旁边，中国女人在吹笛。我不曾细加端详，但一眼把她的轮廓摄了下来：中等个子的中年人，一脸风霜，肤色白而暗淡；立在天花板的水银灯下，白发与黑发混杂，搅和出一种没有光泽的浑黄色。毫无风韵可言的衣着，好在身段没遭岁月歪曲，亭亭玉立。笼统说来，她出于演奏家的匠心也好，出于因痛感韶华消逝而生的“破罐破摔”心理也好，她的肉体与灵魂都隐藏在异乡的黑暗中，显露的，只是笛子，橘黄色的一段竹子，八个小圆孔，手指按动时，笛子闪着灵异的毫光。

我停步，盯着她纤长的手指，眼前旋舞着如花的“花儿”和俊美的“少年”。不好意思作出别的表示，只胡乱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纸币，放进她两脚之间的狭长盒子里。盒子以绒布裹就，是装笛子用的吧？如今充乞钵，放着几张不拘形迹的一元钞票和数量可观的硬币。盒子下，铺一块从纸箱剥下的纸板，好和泥浆一般的水泥地面隔开。这演奏家，这盒子，在急剧流动的都会交通枢纽中，也许是惟一不动的岛屿；于我而言，是一场悠远的春梦。

我和笛子有过可以和初恋相比拟的情分。三十多年前，在初恋之前很久很久，还在上高中时，就为它如痴如狂过。张岱断言：“人无嗜不可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说来惭愧，我基本上就是这等“无嗜”的人物。迄今为止，除了读书写作二事外，什么嗜好都没法维持过一年，茶、烟、琴、画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卡拉 OK，都似乎喜欢过，

又尽是乡人所讥笑的“鸡屎一阵热”。但在少年时代,确实为了一段竹子,寝食皆忘。说缘由,是读上高一时,从别校升来的同级同学中,出现了三位笛子高手。每晚下了自修课,在五层高的宿舍,学生们吵吵闹闹,一片脸盆水桶的碰撞声、泼水声、二胡声、正在变粗中的少年嗓子的合唱、讨伐克扣饭菜的食堂会计的声浪,还有,捉木虱的大行动——人人卸下床板,拿到走廊,打桩一般往地上狠砸,把藏在缝隙的吸血鬼震出来,再用小棍子掐死,那才叫惊天动地。但是,所有噪音合起来,都抵不住笛子。独奏、二重奏、三重奏一开始,灯火通明、形如蜂巢的建筑物,霎时匍匐下来,听任笛音翩翩飞翔,旋舞。

我是在到大浴室去的路上听到笛声的,澡不洗了,提着小水桶,一层层、一个个房间地搜索。直到响起熄灯号,才查到,笛声的发源地,是“高一(4)”班住的402房。几天后,陆续打听到,三个笛子演奏家,分别是龄、晃和荣。其中以“龄”最出色,那时代上海乐团有名满天下的“魔笛”陆春龄,他在东德演出时,疯魔全场,复出演奏,谢幕十三次,才勉强下了场。同学小“龄”,用的是短小的牧笛,他一吹,我的魂魄就给勾去。幸亏不是女的,要不,我不知该向他还是向他的笛子写情书。有一次,全级学生到几十里外的山村去支援水利,天天挖泥填塘,晚上累瘫了。躺在床上,“龄”的笛子声在村口高高的碉楼上传出来。我悄悄地从通铺爬起,溜到外头塘基去,躺在布满露水的草坡,醉心聆听。他兴许晓得荒僻之地有知音吧?《我是一个兵》之后是《打靶归来》,雄心勃勃的时代强音过去,却是缠绵欲绝的《双星恨》,清朗低回的《平湖秋月》。最撩动心绪的,就是《花儿与少年》,野性的草原,“花儿会”,教人慵懒、教人相思的蕙风,青春的一切:活力、迷惘、憧憬、梦遗的惊悸、秘密的恋慕,都在这美得叫人心甘情愿地自杀的旋律里:

春季里(吗这)到了(这),
迎春花儿开,迎春花儿开。
年(呀)赶的个女儿们(呀),
采(呀)采青来(呀)。
(小呀哥哥,小呀哥哥)

.....

周遭,蟋蟀和怀春的猫在叫,榕树和乌桕树上,风掠过,却没有声响。白毡帽、白褂黑裤的少年,梳大辫子,红围裙、绣花鞋的花儿,在眼前旋舞。我的灵魂出窍了。在初恋降临的前夜,我成了笛子拜物教的信徒。那一晚,我没有睡,在通铺外的煤油灯下,写了一封信,给龄,诉说自己对他的崇拜,请求他收我为徒。第二天,下塘挑泥时,看到了龄,他一身泥巴,拿他虽称端正但不见得出众的相貌,比较那管牧笛所制造的绝顶瑰丽的幻境,突然感到一阵绝望,瞅个空隙偷偷把信撕掉,和着泥,填到池塘底层去。

拜师不成,并不妨碍我的追求。我趁墟期,在县城的小摊子上,买了一管竹笛,才花一毛五。自个儿苦练。嘴唇吹破了,口腔酸酸的。其实练习也并不是非要拿一管笛子,平时上课手指也动,在按着无形的孔眼。嘴巴也常常“撮”着,舌头在里外忙个不亦乐乎——练单吐音、双吐音、颤音,还勤加锻炼腹部的控制力。一年的苦练,到了高二,我发现,每当傍晚,我在宿舍三楼的房间,对着窗外开满红花的凤凰树吹一曲《牧民新歌》时,结伙逛街去的学子在操场停下脚步来,仰头张望,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。我晓得,舆论于我的技艺,尽管不可能全是赞扬,但业已引起影响,是没有疑问的了,遗憾的是女生似乎全是“笛子盲”,从来没看到拖长辫子

的，匆匆走过，再怯怯、悄悄地回眸，不能不算临窗演奏生涯最大的败笔。

终于，我有了一枝玉屏梆笛，这可是伟大的战略性转折。那时，一个在香港打工的同乡青年男子，回家乡娶亲，看上我姐姐，不久两人结婚。姐夫虽然是纯正的工人阶级，但那阵子全国大反修正主义，这算得“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”的严重事件，姐姐和全家很吃了些苦头。新科姐夫在广州南方大厦买下它，作为给小舅子的见面礼。广西玉屏县，以产竹著名，顺理成章地生产全国驰名的笛子。我的这一管，色褐黄，分两截，接合处镶晶亮的铜皮，可拉长缩短，以调整音调，在小地方自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。粗短的G调，不如江南丝竹中同类的纤细袅娜，在我看来益发憨厚顽皮。定价七块，那时父亲在国营商店，每月工资不足五十块，养家之外，因我和弟弟在县城上中学，他每人每月给十元作伙食和零用钱，日子这样拮据，哪来余钱圆我的笛梦？

事过三十多年，我至今仍以为，这是一枝罕见的宝笛，音质完全抵得“十全十美”一词。依我的经验，好的梆笛，声音要有两种特质：脆和润。脆易得，不必好的材料，单是竹膜贴得好，发声也如黄鹂的溜脆，乐音流淌开来，胜似盛夏中水分饱满欲裂的西瓜。脆兼有润却难，高价并不一定买到，这是梆笛中的绝代风华，可遇而不可求。我的这一管，哪怕你是新手，一吹，珠玉就成串成串滚动。春水在溪涧潺潺，鸽哨在蓝空呼啸，秋雨在芭蕉叶子上玲珑，花腔女高音在舞台咏叹……你可以用上任何比喻，都难以描摹它销魂蚀骨的魅力。我和它，是两个生命体的呼应。领袖群伦的音质岂能隐藏？很快就凭我仅仅算得“合格”的独奏传播开来。我暗里仰慕备至的龄，居然也到我的宿舍来串门，一边和一位同是客家籍的同学搭讪，一边偷偷察看我的笛子。他比我还骄傲，从来没有和我

切磋过笛艺,更不和我套近乎,见了面无非点点头。

高中毕业那年,我的技艺,虽仍排在三名同级高手之后,但也赢得很多初学者的尊崇。“文革”开始了,大学停止招生,我们读上所谓“高中四年级”——留校参加“文革”,进“阶级斗争”的大学校。高潮中,先是校内,后来扩展到全社会,对立的两大派,从文斗升级到武斗。从前笛声悠扬的学生宿舍,用沙袋和黑板筑起防御工事。书本收起来,房间里,红宝书旁边堆着用水管改制的长矛。笛子,我很少吹了;要吹,也敌不过楼顶的大功率播音喇叭,它老在播放什么“血血血!”,什么“为××流血事件告全体师生书”,小桥流水的笛声,被革命埋葬了。

有一次,县城的两派在游行时起了冲突,伤了人。随后谣言蜂起,最耸人听闻的,便是××派正在调遣全县民兵,带齐轻重武器,要一举端掉对立派的老巢。这“巢”,指的就是我所在的宿舍,那时已成为戒备森严的司令部。战友们悲壮地试验土造手榴弹,磨匕首,往书包里装石头,一副“决一死战”的架式。我的一位老师,是司令,他给妻子写下“遗书”,开头是“我底贞”,舍“的”而用五四后流行一时的“底”,浪漫诚然浪漫,却不大像“赴死”的样子。风暴将临,学校特别宁静。父亲气急败坏地赶来,二话没说,塞来一张到江城去的车票,把我撵上长途客车。我在江城躲了十来天,怕战友讥笑为“怕死鬼”,在那里一个据点内,倚着床前木板,写了一篇控告本县“一小撮坏头头”屠杀“××战士”罪行的檄文,交该市同派的《造反战报》刊登。

后来,风声松了,我回到宿舍。一看,什么都没丢,就丢了玉屏笛。还用说?是战友偷去的。甚至知道是谁,一位学笛子的劲头和我在伯仲间的同学,好几次来侦察过,我早从他的眼神,看出狼子野心来。薄命红颜,与我的情缘告终。以后,我还吹笛,但是,刻

骨铭心的熨帖，活力奔泻的酣畅，惟初恋可比拟的、全副身心的投入，统统找不回来，终于心灰意懒，和笛子告别。

在失去宝贝笛子二十年之后，我在异邦，全心为了谋生而挣扎，有一次逛唐人街的书店，无意中看到玉屏笛，锦缎盒子盛着，是F调，比原来的G调稍长，却够亲切了，一如邂逅分手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初恋情人。书店老板看我对着笛子发呆，二话没说，塞过来，说：“拿回去试试，新雨不来旧雨来，看你这神情，年轻时当过‘发烧友’是不？”我脸红了，按价目牌付上十二块买下。一手握着盒子，一手提着塞满青菜腐乳腊肉的购物袋，挤上巴士，一如找回了烟云飘渺的青春。

一到家，费尽心机才贴好竹膜，一吹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，喑哑突兀，一如老牛在霜冻的稻田里拉犁。我喘着大气，抱头欲泣。唉，别说北方曲子的吐音，南国用滥了的滑音，弄不出来；连气也出不顺畅。往昔，撮起的唇，送出一脉元气，在孔眼放大为婉转万状的激流。那气，讲究的是细圆，均匀，强健，绵长。真力弥漫的生命，流失在何处？

这回，我彻底地绝望了。碰巧昔年三位高手的末一位——荣，也移民来旧金山定居，一次他来我家，我把玉屏笛送了给他，表达对过去的被崇拜者一点过时的景仰。荣拿起来吹，功力也远逊于高中时代。我说：“你那时不是最爱吹‘花儿与少年’的吗？我还暗里骂过你套用吹广东小调的指法，把它弄得油腔滑调呢？”荣茫然摇头，说都忘了，连那曲子。我用手打拍子，哼了过门。他约略记起，勉强吹了头一个乐章，到了“如歌的行板”，迟迟疑疑，不敢前行。

我的血却在澎湃，忘情高歌：

(哎嗨哟——)

绕过了一山(呀)又一山(呀),
山坡上有呀有几朵牡丹(哎哟),
(哎哟)白牡丹耀人(哩呀),
红牡丹摘着要破哩(呀)

.....

荣的笛子没跟上来,我回头看,他把笛子搁在膝上,对不起十八代祖宗似的低着头,久久不语。看气氛过于沉抑,我改换话题,和荣聊起另外两位笛手。位居第二,以“循环换气”,即全用鼻子呼吸、不间断地吹奏全曲见长的晃,在我们留校造反时,死于一次荒唐的事故:他在宿舍关起房门,拿一枝小口径步枪来打靶子,一颗子弹卡了壳,他用铁条捅枪膛,子弹飞出,命中心脏。这位出身贫苦的独生子,没有来得及过二十一岁生日。父母从乡下赶来,哭得那个凄惨,我俩今天忆起,鼻子还酸酸的。至于我的第一号偶像——龄,据荣说,也没有靠笛子成就过什么来,离校以后当上小学教师,娶妻生子,一如不吹笛子的其他平常人。笛子,虽然我和他们几位,为之沉醉,为之癫狂,终归只是笛子而已。岂止笛子?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中殉情的少男,如果幸免于死,不必说享到天年,到忧患中年,他就晓得,爱情,也就是爱情罢了。笛子之内,之外,之上,有生命,有命运。

我在纽约的地铁站,上车坐定,笛声悠扬,尾随而来,我才来得及品评她的技艺。她,该算中等,如果在“文革”后期,她可以凭一管笛子,混上个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专业演奏员的饭碗,在“三句半”、“锣鼓词”和样板京剧折子戏的间隙,由一把高胡伴奏,奏一阙悲郁的《老工人讲的故事》。从年龄看,恐怕当过知青。从脸相揣

测,是北方人,也许在北大荒或者内蒙熬过来。当我在岭南老家,为挣买纸烟的三毛钱进深山打柴的时光,她正值双十年华,明眸皓齿,楚楚动人,是《花儿与少年》里的“花儿”啊!那阵子她要在“干打垒”里头吹起笛子,会引来多少后生的脚步和眼光?什么时候,她回了城?什么年月加入“洋插队”大军,受横行的英语与美式苦头的“再教育”?什么缘故,叫她拿起笛子,在这里,把凝聚了爱情所有的纯真与美丽的《花儿与少年》,出卖给吃饱城市噪音的土洋耳朵?能对付房租和一天三顿饭吗?她的丈夫和孩子呢?

我想起了纽约诗人彭国全咏纽约地铁的一首诗,他把四条铁轨比作小提琴上四根弦,演奏小提琴的中国留学生,凭它来运载乡思。我想,地铁站台上长长的甬道,姑且比作一管笛子吧,中国女人用它,吹响一代人遗落在故土的青春,啊,花儿与少年!

山里的牡丹(呀)开千层(呀),
照得川里的水(哟)红(呀),
(哎哟)牡丹虽好摘去难哟,
红不到手是枉然(呀)

.....

向后代播种乡愁

“娜娜不见了，快去找！”父亲气急败坏地在村口向三弟大叫。三弟正和本村应急而生的几位“厨师”，在老屋门外用泥砖架起的临时土灶前，油炸“咕噜肉”，慌忙揩揩手中的油，把“本田”牌摩托车推出门，在禾堂前的石板路上开动，一溜白烟地出了村，到小墟里寻人去。我正在田埂上观赏汪汪春水里的灰色天穹，不远处父亲和弟弟的举动——看在眼里，没加阻止，但也毫不紧张，尽管“失踪”的是自家女儿。她前天才从遥远的北美洲回到家乡，语言不怎么通，路更不熟。我想，这里不是美国的“罪恶之都”纽约和华盛顿，哪会有绑票的？她一定是到巷子里哪个人家串门去了。过了十分钟，弟弟便从小墟赶回来，一个劲地摇头，说娜娜不在那里。本来喜气洋洋的父亲，这阵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满是“铺地锦”百子鞭炮纸屑的地堂上，团团乱转，咋咋呼呼，我远远看了好笑。

妻子却也终于沉不住气，把文儿叫来，一起在村里头，逐条巷子地找。妹妹随后专事吆喝：“娜娜啊，你在哪里？该回家啰！”引得长长巷子里，众多久未见面但仍旧熟稔亲切的乡亲，从家里探头观望，一听说是找才从美国回来的小姐，都哈哈笑开，安慰说：“没事，她玩耍去了。”巷口的三婆，女儿小时候她常背，刚才我们到村子不久，妻子特地领上女儿，带上一包从旧金山超级市场买来的“开心果”，到她家去谢恩，老人家笑得脸上光剩一张没了牙的嘴巴，连连大呼小叫：“我的心肝肉儿，成大姑娘啦！”这阵子三婆在家里喂猪，听到叫声，手里滴着泔水，慌忙奔出门，说：“娜娜是到阿惠的新屋子去了，我见的。”果然，在村子南端一幢还在建造中的两层瓦房里，找到了女儿。她正在用结结巴巴的家乡话，连比带划，和阿惠嫂谈得热乎。女儿向妈妈说，是“叶姆”把她邀请来新屋子参观的。妻对女儿说：“阿惠嫂，你该称‘二姆’才对，谁教你叫她‘叶姆’？她的名字叫学英，也没带个‘叶’字。”女儿嘻嘻笑着说：“我哪记得这么怪的名字？又不是 Candy、Judy、Lily 什么的；看到她的毛线外套上绣片绿叶子，问她这是什么，她说了，我就这么叫，好记嘛。”

妻子和儿子、女儿一起，兴冲冲地向北头的家屋走来。我正站在池塘边的社坛旁，眼前，“池塘生春草”，排水闸前绿水淙淙，一尾红鳍鲫鱼蹦到水面。抬眼，远远近近，烟树和连山，黑灰色搀杂的排排老屋，郁郁垒垒的故园，看着至亲的人，肩搭肩地走近，心里打翻了五味瓶。

十二年前，我和妻子，带上六岁的儿子，一岁多一点的女儿，步上艰辛备尝的移民之路。山水迢递，关山阻隔，起点就是村前用花岗长石条铺成，把鸡公车和自行车颠得咣当乱响的路。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领了签证，那是一九八〇年的夏天。侨乡习俗，人出